



# 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

陕西省图书馆编印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①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读点鲁迅

# 目 录

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人民日报》社论 (1)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任 平 (6)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  
……………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10)

三月的租界……………鲁 迅 (14)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 迅 (18)

鲁迅论“蛀虫”……………鲁 迅 (21)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茅 盾 (28)

学习鲁迅坚韧战斗永远进击的革命精神  
……………周建人 (32)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鲁迅……………周海婴 (38)

学习鲁迅 深批“蛀虫”  
……………一机部三机电理论组 (43)

围攻鲁迅的“英雄” 口是心非的“战友”  
——剥“四人帮”“鲁迅战友”的画皮  
……………陕西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49)

# 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四十周年。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永远进击”的一生。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突出地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革命的特征和品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敌

人极端仇视，坚决斗争。鲁迅，始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催促新生，排击旧物。鲁迅，既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又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为了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鲁迅，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总结“事实的教训”，严格“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示我们：“读点鲁迅”。鲁迅的著作，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呼声，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洋溢着彻底革命的精神。他后期的著作，熟练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学习鲁迅的著作，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

争的觉悟，学到宝贵的战斗经验和战斗本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

鲁迅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时刻注意“将营垒分清”，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他以锋利无比的马克思主义解剖刀，指向形形色色的敌人，指向钻进革命阵营中的“蛀虫”，撕去他们的假面，暴露他们的本相。对于那些“借革命以营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鲁迅特别憎恶和鄙视。鲁迅无情戳穿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搞机会主义的真面目，深刻揭露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打击别人“以显其‘正确’”，

“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尖锐指出他们从“内里蛀空”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要学习鲁迅的榜样，善于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两个阶级的营垒，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营垒。毛主席制定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标准。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人，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革命无止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在斗争中前进的。鲁迅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战斗。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党的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行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

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任 平

在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本报重新发表鲁迅在逝世前半年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学习鲁迅这篇杂文，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识别和揭露那些早就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和投降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这篇杂文，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鲁迅曾经公开地、明确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王明指使周扬等“四条汉子”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拼凑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鲁迅不仅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鲁迅的革命立场和正确主张，引起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不满和仇恨。他们使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段，加紧对病中的鲁迅实行围攻。鲁迅在致友人信中曾经愤慨地说：“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

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鲁迅所反击的二文中，有一篇就是痛斥一个化名为“狄克”的小丑的。

这个“狄克”，在当时上海一家反动报纸《大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黑文章，以评论小说《八月的乡村》为名，阴险恶毒地影射和诋毁鲁迅。原因是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过序，热情地肯定了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小说，“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首先是周扬骂了这本小说，随后“狄克”跟着就炮制出这篇黑文章，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摆出一副奴隶管家的架势，对小说横加指责。这个“狄克”，自己舒舒服服地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同苦难的东北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对他们的斗争更是茫然无知，却装腔作势地指责小说“还不真实”，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应该在东北“长时间的学习”，“再丰富了自己以后”再写，云云。这个“狄克”把鲁迅对进步文学作品的热情支持，诬蔑为“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这篇黑文还特意用了个他们惯用的蛮横吓人的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他们要“批判”的矛头所向，清清楚楚，就是要鲁迅向他们那种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行帮屈服，向他们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鲁迅一眼看穿“狄克”这种“人面东西”的真面目。他

尖锐地指出：“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因为，凡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大抵都是躲藏在敌人的卵翼之下，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他们那种特殊身份和特殊条件，干特殊的反革命勾当。在敌人面前冷言冷语地指责革命内部，“公正”之态可掬，其实是帮凶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鲁迅的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剥开这个化名“狄克”的“好心”，完全是反革命的黑心。

这个“狄克”是何许人也？翻开历史一查，原来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一条钻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是当时大喊大叫“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围攻鲁迅的“英雄”之一，是“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打手。这篇黑文章，就是他的反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罪证。

鲁迅指出：这个“狄克”之所以要这样跳，这样叫嚷，“其实是在向‘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鲁迅的话象一把利刃，一下子就把“狄克”之流的画皮戳穿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鲁迅曾在《八月的乡村》序里，指出这部书“有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心的征服”，

“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鲁迅当时断言：“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果然，《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这个“狄克”就跳出来扮演替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可耻角色。在他的“革命”、“正确”、“公正”的假面具下，实实在在地隐藏着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前向敌人“献媚”、“替‘他们’缴械”的投降派，四十年后成为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当年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现在搞

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结成一帮，狼狈为奸，妄图篡党夺权。请看，他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生涯，几十年来，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这种人，不管他怎样变色龙似地狡猾诡诈，不管他怎样豺狼般地凶残险毒，也不管他怎样从三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今天，直至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尖锐、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出现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 and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那么，任何“狄克”之类的跳梁小丑，都只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

### 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十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鲁迅《三月的租界》，并且发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文章，揭露了一个四十年前化名“狄克”，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人参加围攻鲁迅的卑劣行径。这个“狄克”不是别人，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这个老投降派、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原形，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了。

就是这个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跟周扬等“四条汉子”一起，充当“围剿”鲁迅的急先锋，充当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一条叭儿狗。他在反动的《大晚报》上，化名“狄克”，抛出黑文章，攻击鲁迅“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其目的就是要挟鲁迅向他们的“国防文学底路线”屈服，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鲁迅立即写了《三月的租界》，严正地指出：“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一刀就戳穿了张春桥的“革命”、“正确”、“公正”的画皮，暴露了他的投降派的丑恶嘴脸。

张春桥利用他钻在革命营垒内部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条件，当《三月的租界》还没有发表，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这篇稿件。鲁迅的杂文，击中了这个投降派的要害，使他“心里不安好几天”。但他毫无悔改之心，“经过几天的思索”，又向鲁迅进行一次猖狂反扑。他给鲁迅寄出了一封黑信。他针对鲁迅说的“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恶狠狠地攻击说：“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这条叭儿狗以为后台很硬，有恃无恐，公然叫嚷：

“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可见张春桥是多么自觉地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卖命，完全是一副忠实走狗的丑态。鲁迅用《三月的租界》作标题，也大大刺痛这个躲在租界上指手画脚的“洋场恶少”，他在信里就猖獗地指责“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什么“大家”，说穿了就是伤了他们一伙的反革命感情。于是，这个张春桥便雄赳赳地打上门去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一笔：“得狄克信”。这是写完《三月的租界》的第十二天。张春桥这条被鲁迅亲自打落水里的叭儿狗，妄图爬上岸来继续作恶。对于张春桥的反扑，鲁迅又以打落水狗的精神，给以痛击。张春桥在信里惶惶不安地表示：“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心”。但在以后的《鲁迅日记》里，没有记载复信的事。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可以想见，鲁迅是以极大的轻蔑对待这封黑信的。

然而，鲁迅特别把这封黑信保存下来了，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张春桥这个老投降派四十年前一份重要的罪证。我们知道，鲁迅有一个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而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法西斯的“瓜蔓抄”，鲁迅曾几次将朋友的来信完全烧掉。鲁迅特别把这个“狄克”及其同伙的一批信件保留下来，很显然是为着将来的斗争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鲁迅在四月三十日作的另一篇反击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杂文中，即在《三月的租界》的姊妹篇《〈出关〉的“关”》中，回敬了张春桥的反扑。鲁迅指出：“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鲁迅把张春桥这条想爬上岸来的落水狗，顺手一击，重新打落水里。

四十年前，张春桥之流是寄身于“三月的租界”里的“洋场恶少”，他们所擅长的是“故作激烈的空谈”，是“纸张上的革命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混进革命阵营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长时期来隐瞒历史，欺世盗名，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成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不肯改悔的正在走

的走资派。鲁迅对张春桥丑恶面目的揭露，大大帮助我们认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特征、本质和阶级基础。他们仍然是“拉大旗作为虎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他们仍然是结成黑帮，自成体系，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大搞阴谋诡计，大搞分裂活动，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多年来“四人帮”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以致人心丧尽，极端孤立，一被打倒，普天同庆。

**宣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曾经用革命人民斗争的鲜血所总结的经验写下了痛打落水狗的至理名言，鲁迅打遍张春桥反扑的经验，今天读来，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

让我们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 三 月 的 租 界<sup>①</sup>

鲁 迅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sup>②</sup>——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sup>③</sup>。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sup>④</sup>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sup>⑤</sup>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